

## 认识“达尔文理论”作用的新视点

张东生

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 1859 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 从此创立了达尔文理论. 这个理论是这样描述生物历史的: 生命从非生物而来, 然后就开始无止境地由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变化, 直到从猿中变化出人类. 整个经过的唯一动力是“变异, 遗传和自然选择”. 没有考虑“智慧”参与的任何必要, 而只需要数十亿年时间. 这个理论被达尔文体系称为“科学理论”, 以区别于“宗教理论”. 根据圣经的文字, 只有上帝才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他不仅创造了其它所有动物和植物, 而且还创造了人类, 使它们各从其类. 因此, 达尔文理论在诞生后的 150 年间, 一直被认为是与神创论是背道而驰的.

达尔文理论和神创论的对立部分是人们倍加关注的焦点, 而达尔文理论和神创论也有共同之处, 这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 相同之处之一是, 二者都是在表述生物的历史.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指出在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件. 但无论人们怎样描述这些事件, 都不能改变这些事实的真实经过和结果. 那么人们为什么下这么大的气力研究生物历史呢? 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吗? 显然不是. 因为人类是生物中最“聪明”的动物, 想“观古知今”, 甚至想“观古知未来”. 否则, 就没有太大意义. 理解达尔文理论的作用应该从两个“视点”出发, 一是“生物历史”, 二是“人类未来”. 那么达尔文理论能够起到“观古知今”和“观古知未来”这些作用吗? 笔者试析如下.

如果达尔文理论对生物历史这个描述是正确的, 那么依照“观古知今”的原则, 达尔文理论的学者应该以“科学理论”的名义, 进一步阐述当前人类在地球上的处境. 按照这个理论进行推论, 就会推导出: 人类现在仅仅是地球生物界中一个“过度”物种, 不是地球的最终主人, 就象当年的黑猩猩一样, 也正在承受着“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这个“模糊”力量的继续作用, 使人类中的每一个人, 时刻都面临着被“选择”成为地球上下一个“新物种”的可能. 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是如此简单, 而且十分符合达尔文理论所发现的“进化是随机发生在一部分个体上”的生物历史规律, 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但是似乎从来没有“科学家”

敢这么宣扬. 这就使得达尔文的这个“伟大”理论与其它的重大生物科学理论所产生的“灯塔”导航作用截然不同. 究竟为什么没有“科学家”敢用达尔文理论进行推测呢? 难道达尔文体系有什么苦衷, 而不愿意张扬这样的结论吗? 只要对圣经略知一二的人们就会知道, 这样会把人们送回到圣经里.

假如达尔文理论对生物历史这个描述是正确的, 那么依照“观古知未来”的原则, 达尔文理论的学者应该以“科学理论”的名义, 大胆地进一步阐述这个理论对于人类未来的预测功能. 就会推导出: 人类作为地球生物界中一个“普通”物种, 就象当年的黑猩猩一样, 正在承受着“自然”的“选择”, 将时刻面临着下一个“新物种”诞生, 这种在智慧上应该远远超越人类的“新物种”必定会给人类带来“严重”威胁. 一不小心, 人类就很可能被“新物种”们当做“祖先”关进动物园或保护区中, 被当做一类无毛的, 会做饭炒菜的“裸猩猩”, 供他们的儿童观赏, 同时也成为生物进化中特定环节的证据.

依照达尔文“正确”理论所提供的线索, 既然是“科学”理论, 推导出这种“新”物种可能是什么模样, 不应该有太大的困难. 这种“新物种”与人类的差别, 不应该亚于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别. 也就是说, 当年黑猩猩的染色体由 24 条(对)被融合成为人类的 23 条(对); 当年黑猩猩基因组 DNA 序列改变了 1.5%, 导致人类脑容量增加了近一倍, 脑内新增一些沟回, 称为“语言中枢”, 使人类具有了书写阅读文字的能力, 使人类社会与“前辈”黑猩猩社会分道扬镳, 产生了文化. 后来的人类文化成为了人类区别于其它所有动物的永久特征. 按照达尔文理论提供的这一历史线索, 将来“新人类”的 23 条(对)染色体也应通过融合, 而减少成为 22 条(对). 基因组 DNA 序列再改变 1.5%, 导致“新物种”的脑容量比人类增加一倍, 脑内新增一些沟回, 称为“数字化”信息中枢, 可以直接阅读“数字化”信息(或许是“非物质”的), 而与人类所能阅读的“文字”完全不同. 还可以直接发送和听懂各类电磁波信号中的“数字化”信息, 而不需要借助任何电子设备. 并发展出信息容量更巨大的“文化”内容, 与人类文化

社会分道扬镳，“新物种”沉浸在非物质的“数字化”信息世界和文化中（笔者暂时称其为“亚天堂”社会）。显而易见，根本没有科学家敢做如此“荒唐”的预测。尽管如此简单，甚至完全符合达尔文“正确”理论的指引，为什么没人敢做呢？难道达尔文的“科学”理论不具备“科学”预测功能吗？因为这样做，会把人们送回到圣经里。

从笔者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达尔文所揭示的“生物规律”虽然被命名为“科学”理论，甚至被人们冠以“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但是却没有谁敢运用该理论对人类未来命运进行“指导”，仅仅被“限制”在对生物历史的争辩中。实在是“大材小用”。但是错误不在这个理论本身。笔者认为，自从达尔文理论产生的那时起，它就在神创论的人群中“揭竿而起”，另立了门户，一路凯歌地发展了150年，人数和规模都非常可观。其主要“胜利”都是集中在“生物历史”这个领域中取得的。而在“人类未来”这个领域中，该理论的应用受到了绝对的限制和束缚。因为圣经在这个领域中，对人类的未来，早就说的“一清二楚”。任何科学家敢于应用达尔文“正确”理论，对“人类未来”进行预测，无一例外地都将会把人们引回圣经中去。好不容易拉出来的队伍，不能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到圣经去。这个现实是可以理解的。

从常理来讲，宣传达尔文理论的作用应该从两个“视点”出发，一是“生物历史”，二是“人类未来”。在“生物历史”方面的作用，达尔文体系努力奋斗了150年，对其成果大肆宣扬，但在表面胜利的背后，已经意

外地把人们引回到了圣经，详见“达尔文理论的新功能”一文 (<http://xkxy.org>)。在“人类未来”方面的作用，达尔文体系却闭口不谈。因为在这个方面，该理论不仅不能成为神创论的“对手”，就象笔者以上的示例，只要一开口，反而必然会成为解读圣经的“助手”。

自古以来，人类的本能就迫使一部分人们，不仅想知道人类从何而来，而且更加渴望知道人类向哪里去。对科学界来讲，有义务弄明白人类的起源，同时更有责任“正确”预测人类的未来，从而有效满足人们对这两方面的需求。从笔者以上浅析可以看出，达尔文理论除了对人类起源的历史细节有些贡献外，对人类未来的预测却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以“科学”名义的达尔文理论目前根本无法满足人们内心的两种渴求。宗教在这方面仍然还可以给人们带来“满足”。实质上，达尔文理论正在为人们进一步解读圣经，提供另一种独特的途径，无论是从“生物历史”还是“人类未来”方面。这可能是人们认识达尔文理论对人类伟大贡献的一个新视点。

真正的科学仅仅是人们认识无限“大自然”的有限方法和收获，所以科学不能完全等同于“大自然”本身。

正确的宗教仅仅是人们认识无限“神”或“上帝”的有限方法和收获，所以宗教不能完全等同于“神”或“上帝”本身。

张东生, 12-10-2006, 于辛辛那提,  
[dongshengzhang\\_1@yahoo.com](mailto:dongshengzhang_1@yahoo.com)

(如果读者还想知道细胞“染色体”，“DNA分子”，“线粒体能量代谢系统”和“细胞凋亡”等生命中最要紧的环节与圣经文字的“巧合”关系，请参阅“星空细雨”的系列文章，<http://xkxy.org>).